

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菲·卡斯特羅

2.57817
170
1

民族研究所

世界知識出版社

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謝·卡斯特羅

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

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菲·卡斯特罗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年·北京

**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菲·卡斯特羅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定價 0.30 元

1962年5月第一版 1962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2\frac{1}{16}$ · 字數 44,000

統一書號 3003·634

古巴統一革命組織 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菲·卡斯特罗

1962年3月26日的电视讲话

編者按：1962年3月27日出版的《今日报》刊登了古巴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書記、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魯斯少校3月26日通过全国电台和电视台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

播送員：晚安，观众先生們。古巴所有的电台和电视台今天晚上向人民广播統一革命組織第一書記、革命政府总理卡斯特罗博士答《今日报》記者劳尔·瓦尔德斯·比沃同志、《革命报》記者伊蒂埃耳·萊昂同志、《晚报》記者埃尔內斯托·貝拉同志等新聞記者提問的談話。

卡斯特罗博士打算談談統一革命組織——他是這一組織的第一書記——的工作方法的某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由瓦尔德斯·比沃同志提出的。

新聞記者：卡斯特罗同志，近來我國人民非常熱情地听取了您和統一革命組織全国领导委员会其他同志的談話，您們在向群众的談話中，堅持必須改善革命的一切工作，以偉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同錯誤和缺點以及向宗派主義和調和主義作鬥爭，關於這一方

面，我国人民希望您今晚談談統一革命組織全國領導委員會最近做出的關於改善組織機構、純潔和加強積極的革命核心組織以及改進革命工作的方法和形式的決議。

卡斯特羅同志，您在這方面，能與我們談些什麼呢？

卡斯特羅博士：好，在這方面我有很多問題要談。

首先，我想在這裡提出列寧的一個思想。列寧曾經說過，一個革命政黨的態度，也就是說它的嚴肅性，主要是根據它對自己錯誤的態度來衡量的。同樣理由，我們作為革命者和執政者的嚴肅性也是根據我們對自己錯誤的態度來衡量的。

當然，敵人總是非常注意地來了解這是些什麼錯誤。如果犯了錯誤而不進行自我批評，敵人會利用這些錯誤；如果犯了錯誤而進行自我批評，敵人也可能加以利用；然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因為在前一種情況下我們不能克服錯誤，而在後一種情況下能克服錯誤。因此，我們決定對我們自己的錯誤採取誠實和嚴肅的態度。

在這方面，作為統一革命組織全國領導委員會成員的我們這一批革命同志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對從1月1日到今天的整個過程、對（革命組織的）整個組合過程做了嚴肅的、誠實的和深入的分析，對我們所做的一切——所辦的好事和所犯的錯誤都做了分析。

因此，我們對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整個時期進行了分析。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也不是無關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很簡單，它同革命政權有關係，同革命的方法

有关系，同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关系。

至于革命，它的特点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的，革命的过程、起源和发生这次胜利的革命的历史时刻，这一革命过程特有的条件，参加革命的各种力量，在革命过程中为实现自己的观点而斗争的各个派别，总之，这一切正是众所周知的历史。

理所当然，在这个熔炉里——因为革命过程是各种力量的真正熔炉——革命会力图創立、組織和建成自己的革命組織。在革命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革命組織，負責推进革命，不断地发展革命和规划革命的未来，也就是說以长远观点规划革命；否則革命是不可想像的。

理所当然，革命关心組織自己的政治机构和革命机构的问题。我們曾經在这里不止一次闡述过的全部过程就是这样开始的，通过这个过程各种革命力量逐渐团結和統一了起来，这些革命力量参加了这个过程，或者是代表着群众力量、思想力量和輿論力量。此外，它們还代表經驗和代表必須在这一組織內成为革命骨干的巨大財富。

革命过程的一个产物是，随着同不革命的派别、反动的派别、右派、保守派和亲帝国主义派别的斗争，各种力量和各个革命派别接近和团結了起来，它們愈来愈接近，愈来愈統一。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种过程具有自发的性质，也就是說，它不是一种事先考虑好的过程，也不是一种計劃好的过程，而是一种由于各种矛盾的斗争，由于一种真正的革命斗争所引起的自发的过程，在这个斗争中，一边是那些不符合真正革命观点、革命思想和革命态度的人，另一边是那些代表革命态度、革命路綫和革命思想的人。

現在，尽人皆知，已經延續了三年并包含着各种事件和各种

斗争的这一过程的发展，并不是正规的和平静的，而正如所有的革命一样，在目前古巴革命的条件下，在它独特的条件下，在困难的情况下的一个革命，必然要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系列的困难，革命一直在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和克服这些困难。

那末，这个革命力量统一的整个过程，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步骤，全都沒有錯誤嗎？不，并不是全都沒有錯誤。这些錯誤不是可以避免的嗎？不可能精确地说这些錯誤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我内心的想法是，这些錯誤不是可以避免的，换一句话说，是无法避免的。

某些问题、某些缺点、某种态度即使不是不可能避免——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很难避免的。为什么？因为，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在一个革命中，掺杂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千差万别的各种思想、工作方法、观点和各种各样的人，有限制着革命过程的无穷无尽的条件。因为这个过程是建筑在现实的基础上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唯心主义地以人们头脑里的想法为基础的，这个过程是以某种经济、社会、政治现实为基础的活生生的现实。

因此，有一系列的条件限制着这一过程。我們沒有能避免革命初期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由下列情况决定的：一系列的开小差和背叛活动，几乎在革命一开始迈出最初的前进步伐时便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的反对革命的态度；甚至要反对一系列的野心活动，特别是革命一开始便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那些害怕革命并把革命看成是一个威胁的经济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革命和这一阶级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冲突；同这一阶级的思想、人、态度、利益发生了冲突；革命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在我国灌输并由进步的敌人加以宣扬的在我国的一系列根深柢固的思

想，同一系列的虛偽思想、保守思想、反革命思想發生了衝突，而這些思想實際上具有習慣的力量，具有多年以來的、在某種情況下具有幾十年甚至可以說具有幾世紀的力量。

這些思想曾具有迷信的力量，具有一系列因襲下來的謊言所擁有的力量，具有曾作為無可爭議的真理向人民推薦的一系列口號所擁有的力量，一系列經濟、政治、社會的教條所擁有的力量，幾十年來曾通過一切思想宣傳工具，通過書籍、大學、學院以及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政黨對這些口號和教條進行灌輸。

這就是這一系列思想所具有的力量，而新的革命思想就是要針對這些思想進行鬥爭。

那麼革命思想所具有的力量在哪裡呢？在於宣傳這些思想嗎？在於為宣傳這些思想而組織起來的黨派嗎？在於現有的報紙、電台及電視台嗎？不是。新思想、即革命思想的力量在於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的實際情況。這些思想代表真理，這些真理在現實中得到了驗證，對抗了被剝削階級的敵人散布的謊言，這些真理打開了前進的道路。

為什麼革命的真理打開了前進的道路呢？很簡單，它們之所以打開了道路，因為這些真理、這些思想符合群眾的偉大的理想，符合群眾的巨大需要，符合群眾的巨大利益。因此，全部謊言被粉碎了，資產階級、反動派、地主和帝國主義的全部教條都被粉碎了。他們的全部說教和謊言全被代表被剝削群眾的利益革命的革命思想排山倒海的發展所粉碎了。

但是，這是一個鬥爭的過程，是一個艱苦的鬥爭過程。在這個鬥爭中，群眾逐漸轉向革命的思想，每個人都採取一種立場。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轉向革命思想的。某些人採取了對革命思想抗拒的立場，而另一些人採取了另一種立場，就是說，贊同革

命的思想的立場。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意見，甚至國內的各個階層，是不能用一把小刀來分割清楚的，因為，這是非常複雜的，甚至必須進行分析，為什麼有人有這樣的反應，有人有那樣的反應。

這一切的根源是在於各個階級的利益。工人、農民、下層居民和貧苦家庭根據他們的利益採取一種態度；而有錢的人、大莊園主、大商人、銀行家和除了反映他們的利益外並受到帝國主義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則有另一種反應。

這種見解或那種見解之間的界綫是錯綜複雜的。往往有這樣的情況：下層人民由於受謊言和迷信的迷惑，採取了違反自己的階級利益的态度；也有人從階級觀點來看雖然不屬於被剝削階級，但採取了有利於革命的态度。有很多青年人，他們在政治上還沒有成熟，但是，他們有很好的條件，有很好的品質，有偉大的叛逆精神，有偉大的正義和公正的精神，有偉大的對新事物的敏感，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儘管這些因素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這一切事實意味著一場巨大的鬥爭，一場巨大的思想鬥爭。什麼思想戰勝了呢？革命的思想戰勝了，群眾的思想戰勝了，革命的新的真理戰勝了，一切謊言，一切教條，一切虛偽及一切偽善都被擊敗了。

這是說，這場鬥爭已經結束了嗎？沒有，這場鬥爭並沒有結束。這場鬥爭是以各種形式進行的，有時是非常尖銳的形式。也就是說，在新舊思想鬥爭的最初的幾個巨大的戰役中，新的思想、革命的思想已對舊的思想取得了勝利。

但是，鬥爭繼續着，鬥爭仍會繼續一個很長的時間；它將在全國範圍內、國際範圍內和世界範圍內繼續進行。在我國，在社

会主义、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資本主义之間，在馬克思学說和資產階級学說、自由主义学說之間展开了一場思想意識的斗争，这场斗争在这里、也在其他地方进行着，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論点来进行斗争。

自然，当代表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犯了錯誤时，敌人就会利用这些錯誤。当代表革命真理的人有了缺点和錯誤的时候，敌人就会对这一点加以利用。

例如，我們这些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們，因为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封鎖，因为遭到世界反动派對我們的一切刁难，此外还由于我們的錯誤，在供应上发生了某些問題；例如我們本来完全有条件生产某些商品，而沒有生产，敌人就利用这一点說：“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經失敗。資本主义不是这样的。在資本主义时代沒有配給，在資本主义时代沒有这一切……”

显然，必須作深入一步的分析，必須說明，在資本主义时代，有些人有飯吃，而有些人沒有飯吃；在資本主义时代，有些人有工作，而有些人沒有工作。而社会主义尽管受到各种侵略——我們暫且不管与敌人反对革命、企图把革命扼杀于飢餓之中的阴谋詭計有关的原因——不管这一切，意味着使数十万公民有工作做，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水平，如果今天有人抱怨比过去收入少，那末过去几乎沒有收入的那些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有些人抱怨目前收入“这么一点点”，他們这种抱怨就說明了，如果用这点收入来滿足他們的需要有一些困难的話，那么过去千千万万人还得不到这么多或是完全得不到一点收入，甘蔗工人过去一年有八个月沒有工作做，沒有鞋穿，也几乎沒有衣穿，吃不上东西，沒有文化，沒有学校念书，沒有医药，什么也沒

有，他們的情況又怎麼樣呢？

當然，我們完全能夠反擊敵人的論點，因為，毫無疑問，真理在我們這一邊，我們有道義和科學觀點的支持，這是敵人的謊言和宣傳所絲毫不能傷害的。但是，無容置辯，敵人利用了我們的錯誤來製造混亂。

自然，在這一過程中，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有錯誤。一些錯誤產生的根源在哪兒呢？正是現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條件，這些條件引起了鬥爭，同時也導致錯誤。

當時這裡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反對反動思想的鬥爭，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反對逃兵的鬥爭和反對保守派的鬥爭是一場殊死鬥爭，因為革命的存在取決於是反動思想還是革命思想取得勝利，取決於帝國主義思想還是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取得勝利。在這場殊死鬥爭里，當一切努力、一切力量 and 一切注意力都必須放在這一方面的時候，在另一方面就發生了另一種類型的錯誤，在適當時機，革命也必須糾正這些錯誤；在適當時機，革命也必須同這些錯誤進行鬥爭。

的確，對於一種錯誤，正如任何消極事物一樣，正如任何有害事物一樣，正如任何疾病一樣，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跡象的，某些人是可以看出正在犯的某種錯誤的。但是，這種錯誤，不到表現得明顯的時候，不到所犯的錯誤已經開始形成一種輿論，也就是說，不到人們認識它——不僅是領導人而且群眾自己也認識到這些錯誤的時候，是不能開始同這些錯誤作鬥爭的。

我們在這裡來談談已犯的錯誤。但是，這是一定類型的錯誤，實際上，只有大家都看清了這些錯誤，當大家都認識到這些錯誤和這些錯誤的消極結果的時候，才能同這些錯誤作鬥爭。

在反對反動思想的鬥爭中，在反對保守思想，反對逃兵，反

对动摇分子，反对消极因素的斗争中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宗派主义。可以说，这便是在当时展开的这场思想斗争热潮中出现的的基本类型的错误。

这类错误是由革命过程发展的条件造成的，是在革命思想必须对保守分子和反动思想展开的严肃的和基本的斗争中发生的。

发生了什么倾向呢？是反面意义的倾向。是不信任一切人的倾向，不相信一切不是老革命党员的人和不是老资格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当然，这样说是正确的；在这一过程的一定情况下，在这一斗争的一定情况下，在展开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在存在混乱的时候，在许多人动摇的时候，如果要任命一个同志担任一个受到重大信任的职务和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而这个职位要求思想可靠的人，要求不会受怀疑和动摇影响的人，那么正确的方法恰恰是，选择一个从思想上和资历上都百分之百可靠的同志，选择一个坚定的同志，一个对革命道路和对一系列的职责在思想上都毫无疑虑的同志。

当有人在这里说“某某代办逃跑了，某某领事逃跑了，某某参赞逃跑了”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说，共和国可以随便委任一些政治上不可靠而又没有很好地对他们进行教育的人，以致他们使革命出丑，使革命丢脸，而造成没有可靠的人来担任上述职务的景象。

对，这是正确的，这无可否认是正确的。一定的环境会产生一定的需要，但是革命却继续前进。革命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思想运动。革命思想逐渐赢得了群众。古巴人民广泛地接受了革命思想，树立起革命思想。他们的勇猛气势，反抗精神，愤怒抗议暴政统治、专横暴行和反抗不公平现象的义愤填膺的精神，

已經变成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一种坚定的革命觉悟。

具有革命思想觉悟的不是少数人，不是一部分人。革命思想已变成了我国广大群众的觉悟。誰要怀疑这一点，就回想一下哈瓦那宣言，回想一下第二个哈瓦那宣言和有一百万古巴人参加的大会，这一百万古巴人热情拥护那第二个哈瓦那宣言所包含的革命思想，激进思想，真正先进的思想，他們热烈支持宣言每一句話所含有的宝贵的政治感情。

这证明了什么呢？证明群众已經革命化了，证明群众已經接受了馬克思主义的思想，证明群众已經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个无可爭辯的事实。陣营明确了；敌人已被断定为敌人了；所有工人、农民和学生群众，貧苦群众，我国那些不富裕的阶层，中間阶层某些重要部分人士，小資產阶级各阶层，脑力劳动者，都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作自己的事情，都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这并不是什么異想天开的现象，这不是强加在群众身上的东西。正是革命法令和革命事实本身使群众拥护革命，使群众革命化。从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法令开始的一系列事实，一切減輕电话費，取消在暴政統治下訂立的不平等合同法令，关于城市改革的各項法令，首先是降低房租的房租法，地基法，然后就是城市改革，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和随后的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这一切都是指出革命道路、革命的进展和人民的前进的里程碑和界石。

人民在迅速地进步，人民一天比一天更加革命化。当侵略危險开始威胁我国的时候，当人們考虑到这里甚至有可能遭到帝国主义强大武力进攻的时候，当人們开始考虑这一危險的时候——因为在一个很长时期內我們还必须繼續考虑这种危險——

人民动员起来参加了民兵，成千上万的青年变成了高射炮手，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穷苦人当上了反坦克炮手和各种各样的炮手。男男女女成百成千地入伍当兵，加入了战斗部队里，并且准备好，如有必要的话，就展开一场最英勇的战斗，写下我们这样的人民、即任何一个有必要这样做的人民所能写下的一首最伟大的史诗。

这也就是说，我国人民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承担他们的革命态度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毫不迟疑地坚决与帝国主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如果必要的话，为了保卫革命和捍卫祖国而全体牺牲生命。有谁能否认群众自动成为祖国的战士的热情呢？又有谁能否认这些群众进行像义务劳动等一系列的工作，响应对他们发出的一切号召，参加要求他们出席的一切集会、一切爱国活动、革命活动而表现的热情呢？

当发生4月17日，或者说4月15日的卑鄙的进攻时，当来自外国基地的飞机攻击我国一些地方的时候，当我们像以前安葬其他同志，几个月前安葬《勒库布尔》号事件^①的牺牲者，安葬这些受到反动派、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剥削者杀害的牺牲者一样地去安葬那天牺牲的同志的时候，正是在那天，在那个反帝战役的前夕——而不是在这一战役之后——宣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把实际上的事实在口头上加以宣布。

誰能否认这点呢？在那里组成民兵营的无比热情的工人群众高举步枪准备进行斗争，准备战斗！誰能否认祖国的士兵、民兵、男男女女在斗争中表现的英雄主义呢，誰能否认人民在反对吉隆滩雇佣军的斗争中表现的英雄行为呢，誰能否认人们不顾生命冲向敌人的坦克和机枪，冒轰炸的危险在旷野中前进，在敌机攻击下，不顾敌机及敌人榴霰弹的攻击在自己的队伍中所造

成的伤亡不停地前进的无私的精神呢，誰能否认这一切？只要看一看伤亡的数字就能了解群众是何等英勇、何等慷慨无私地投入战斗的。他們自觉地满腔热情地在那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斗！

这說明什么呢？說明群众的素质已起了巨大的变化。說明他們已經成为革命者。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实际情况，誰不明白这点，誰就是近視。誰不明白这点，誰就是瞎子。誰不明白这点，簡直就是一个白痴。

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难道在当时我們能采取适合另一种实际情况的方法嗎？我們当时能把一定时期曾由于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也就是在一个时期斗争的需要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当时能把那种政策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当时能把那种挑选同志担任国家各种工作、政府各种工作的方法变成一种制度嗎？我們不能把这些方法变成一种制度！

无疑，辩证法教导了我們。辩证法教导我們說，在某一时期正确的方法，在不久以后可能是不正确的；辩证法便这样指教了我們。否則便是教条主义，机械主义，便是想在需要和条件已經不同的情况下去执行适应于某个一定时期我們需要的措施。我們把某些方法变成了制度，而实际上陷入了可怕的宗派主义。

什么宗派主义呢？这种宗派主义认为，唯一的革命者，唯一可以信任的同志，唯一可以在一个农場、在一个合作社、在国家机关、在任何地方担任工作的人，必須是一个老的馬克思主义战士。我們落入这种情况是部分不自觉的，一切似乎都表明，所有这些宗派主义問題是不自觉地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病毒，是在許多人的脑中隐藏住的一种禍害，是很难与之斗争的。实际上确是很难与之斗争的，特別是不到这种病毒引起某

种疾病时是很难与之斗争的。

有人患流行性感冒，他的这种病十天前便已潜伏下了。但只有当他甚至已不能讲话的时候，才知道他患了流行性感冒。有人已潜伏了破伤风——我不知道是十五天还是二十天，医生们应该知道潜伏期是多少天，在体内有了破伤风，但是不到破伤风已经冒头，不到发病的时候是不会为他注射治疗破伤风的任何药针的。

我们常常自问和对自己说：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在一切地方，在各级机构都到处存在的这种毫不容情的、不知厌倦的、系统的宗派主义精神的根源在哪里呢？造成这种宗派主义精神的原因和根源何在呢？这是因为要费很大劲才能了解，只是在一系列的条件下，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种宗派主义精神。

有时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集团的政策，这是一个党的政策，这似乎有许多人要负责。当然，我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对这一切负有责任，但是我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的老同志和新同志们——在这里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称呼，以便于区别，我们不得不有新老之分，让我们在这项广播中这样来称呼吧，而以后我们将给所有的人找到一个共同的名字——我来对这一切加以分析。

这种病毒已经进入了许多人的心灵，这种病毒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病症。因为，自然，由于以后我们将列举一系列的理由，这种宗派主义，作为一种宗派主义是坏的，但是宗派主义的坏处特别是由于它还为更坏的坏事创造了条件。一种病是坏的，但是如果随之还要引起另一种并发症的话，就更坏。某些身体上的疾病，当这几种同那几种同时并发时，能使机体死亡。而当某些政治方面的病症同另几种病症一起并发时，也会给革命带